

<<解放的日子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解放的日子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3322150

10位ISBN编号：7503322152

出版时间：2009-9

出版时间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苗长水

页数：23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解放的日子>>

内容概要

作者以不同叙述视角的转换和没有修饰的朴素语言，回溯着沂河边苗家庄的革命岁月，沸腾斗争。抗击土匪的奇胜与老爷爷的死去、村庄的衰落，沂南民众抗日与爷爷的离家从戎。革命时代与父亲的少年时光同刚到来，从儿童团长的翻身解放和文化运动中成长为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精神照耀下的解放区孩子诗人，在解放的第一个春天里去北京见到毛主席，离家工作，南下上海。

小脚的老奶奶、奶奶，年幼的姑姑，她们智慧而坚韧，对生命充满渴望激情，如同千万个同样的沂蒙家庭，她们坚强地撑着没有男人的家庭，经受多少不堪回首的饥饿、寂寞、恐惧，留下对我们这些后辈无尽的深深疼爱、期待。

滚滚历史变迁，多少真正英烈走过。

一个沂蒙家庭的几代寻常男人、普通女性点点滴滴的幸福记忆与歉疚创伤，每一个字都令人泪水落满脸颊，揪心不已。

那些亲人的音容笑貌，其实并不久远。

让我们心灵经受炼狱，微笑面对着今天一切的幸福美好。

<<解放的日子>>

作者简介

苗长水，1953年生于山东沂南。

幼年在沂南家乡生活的时间比较多，对于祖母、曾祖母的疼爱，姑姑和幼时乡亲伙伴，往来于省城与沂蒙家乡的艰辛与亲切，记忆深刻。

小学中学时代生活于省城济南。

1970年入伍，当过炮手，炮班长，高炮营营部书记，济南军区《前卫报》文艺副刊编辑，军区创作室创作员。

现为济南军区创作室主任，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1994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

1980年代中期起发表沂蒙山革命战争题材中篇小说《冬天与夏天的区别》、《染坊之子》、《犁越芳冢》等，被《小说选刊》、《新华文摘》、《文艺报》、《小说月报》等转载，并被译为英文、法文出版。

作品曾获1987-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，1992年度中国作协“庄重文文学奖”，第三届“冯牧文学奖”，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。

<<解放的日子>>

书籍目录

引子第一章 孤独承受的奶奶第二章 聪明过人的老奶奶第三章 父亲的第一个春天里第四章 父亲学习写作第五章 牺牲者的故事第六章 父亲的少年成名第七章 父亲的爱情第八章 通往故乡的路第九章 我家那个年代的四个女人第十章 我们的苗家庄第十一章 爷爷第一次参军第十二章 爷爷第二次参军第十三章 我有一棵榆树第十四章 爷爷回到沂河岸边

<<解放的日子>>

章节摘录

第二章 聪明过人的老奶奶 二姑苗得荣在她的散文《奶奶》中写道—— 奶奶、母亲、姐姐和我，在我的记忆中，奶奶是我们家的第一位女主人。

奶奶娘家姓高，个头长得也高，身材匀称，长得不丑，长方脸，双眼皮，头发有些自来卷。我记事时奶奶已把头发全向后梳了，盘了个髻儿，头发有些花白，耳朵上戴了一对“豆芽菜”式的银耳环。

后来从家谱上，才知道奶奶的名字叫高秀英。

虽说奶奶是小脚，也是出类拔萃、精明能干的女中强人。

可奶奶命苦，我爷爷44岁就撒手人寰，那是黄金难买的年龄，带着无限牵挂被无常鬼索走了。

我奶奶及家人那是怎样的呼天抢地，大放悲声。

真所谓天塌了，地陷了。

在万般无奈中，我奶奶挺了过来，带领我父母坚持撑下去。

我父亲年轻体高力薄，识文解字的事内行，出力的庄稼活不是拿手的。

他和我母亲结婚，有我姐姐以后，父亲生了一场大病，不得不把宅子的前半院典当给邱姓，得大洋80块，以后再无力赎回。

1939年，惟一的弱男劳力父亲才25岁参加抗战打鬼子去了，惟一的男孩我哥哥当时只有7岁。

我奶奶和我母亲像打翻了五味瓶，酸辣苦涩无不俱全。

惟一的甜头全寄托在我哥哥身上。

我奶奶和我母亲坚强地撑起这片破碎的家，家里、地里、场上摸爬滚打，因此一家老小不至于挨饿。

虽说常年吃的是最粗的粮食？子煎饼，咬一小口，嚼一大口，又难吃又难咽。

还有地瓜秧子小豆腐，喝的是红秫秫稀粥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农村生活就已经不错了。

我奶奶常说：“穆子是农民的养家粮，有？子吃就饿不死。

”？子这种农作物现在很少有了，它不好吃，可高产、稳产，旱涝保收。

奶奶的智慧是少有的。

也许是长期的磨炼，我奶奶不论家务活还是坡里场上的农活都了如指掌。

场上活会打草苫子，垛垛，打场扬谷，编架篱笆帐子，这些活看起来简单，其实内中都有技巧。

扬场扬不均匀，空中面积不大，粮食不会扬干净的。

垛垛不好，垛会塌的，特别是麦秸垛发滑更难垛。

这些活都是奶奶耐心地教我们掌握技巧。

熟知哪块地适合种哪种作物长势好，利用效率高，收成多。

哪块地种什么都胸有成竹，哪块地上什么肥。

当时我们家是地多肥少，就炒些烂豆子，上碾一碾，再加一些碎豆饼，像撒芝麻盐一样撒在沟里。

村东八分地是好淤土，能保水、保肥，适合种各种农作物，于是奶奶常把这块地种棉花或秧地瓜。

种棉花是技术活，奶奶懂得用草木灰搓种、催芽、插种，还有施肥、锄草、灭虫、打头、拿杈、去底叶，还懂得什么时间拾棉花，轧棉花、纺棉花样样精通。

村北一亩多沙土地种绿豆，间作芝麻，高矮互不争夺阳光，充分利用地利。

村西一块涝洼地常种穆子，一大垛穆穰冬天喂牛，粮食人吃，虽说粮食粗劣，总比饿肚皮强。

中耕锄地，奶奶指导母亲、姐姐及我，用多种方法。

不干不湿用锄锄，苗高地湿就拔草，每次拔草都带着小板凳。

棉花地里还得拿蝼蛄，把棉花棵周围用脚踏结实，不让蝼蛄去拱。

农闲时家里两辆纺线车，奶奶一辆，母亲一辆。

奶奶手巧纺得线细，均匀，光滑，她纺线时拿棉花的左手食指伸得长一些，这样纺出的线光滑好看，我奶奶也常这样教导我们。

拐线也是奶奶最拿手的，她把拐子上的线，用毛刷蘸一点点水，朝一个方向轻轻一刷，线毛毛就不见了，再拧成麻花式样，又光滑又好看，买主一看就上眼。

因此奶奶纺的线总是卖个好价钱。

<<解放的日子>>

差不多一个集空能纺二斤棉花，捆成四捆，当时都是那样捆着，已成为规格。

这辆纺车后来就成为我和姐姐的了，我和姐姐白天纺，奶奶和母亲夜间纺，每晚点着豆粒大小的油灯，坚持纺完一个线穗子才睡觉，否则母亲是不敢睡的。

我和姐姐还享受早睡的待遇，母亲纺着线，往往困得像磕头虫。

我奶奶50来岁就积劳成疾，得了庄户人说的痲病，一到严冬就犯，一犯就卧床不起，什么活都不能干了，光喘气都喘不过来，有时蹶蹶地跪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气，有时像虾米一样蜷曲着咳嗽。

我和姐姐、母亲侍候她，捶捶背，收拾痰物等。

每天早晨冲蛋茶，放点白糖，有时给她煮梨、煮山楂，咳嗽了就吃几口压压。

那年代有病从不看医生，干受罪，农村没有什么好吃的，也没钱买，我家没有暖水瓶，每晚烧好半瓦壶开水，夜间奶奶口渴了，我披着棉袄起床，用柴草再把凉水热一热给奶奶喝几口。

我和奶奶一床睡，每晚给奶奶暖脚。

长期的艰难生活，我的抵抗力也增强了，多么冷的天，夜间起来侍候奶奶也从没感冒过。

有时我做面疙瘩汤给奶奶喝，那面疙瘩汤是用簸箕滚荡成豆粒大小，放点油盐葱花，很好喝，奶奶最爱喝，常夸奖我做得好吃，那是我跟姥姥学的。

奶奶还爱吃小豆腐，除了地瓜秧子小豆腐，我和姐姐常去地里挖些苦菜或萋萋菜，这些野菜做成小豆腐很好吃，老年人吃了败火，不便秘，还有营养。

奶奶常说：“萋萋菜俩荚荚，饿不杀80岁的老妈妈。

”奶奶的痲病十几年也没好过，听说乌鸡能治痲病，也曾炖过乌鸡，还放些天麻，不放盐。哪里是真正的乌鸡呀，鸡爪有些乌就算它是乌鸡了。

有时病得厉害了，奶奶还请来女巫婆，摆供、焚香、烧纸，求神指点保佑。

因此我奶奶还许愿供着一对神仙夫妻，名曰：夏得友、胡金蝉。

常给他们做花插花瓶，做绣花鞋供在神位上。

那些活都是奶奶教会我做，那全是心理上的慰藉，从未见显灵。

痲病一直折磨着奶奶，也折腾着家人，一到春暖花开才算又熬过了一冬。

那些年夏秋季雨水特别多，常常半月十天老天不开晴，有时大雨点下个几天几夜，沂河的涨水威胁着苗家庄。

前街南大门外也曾用麻袋装沙土堵水。

站在村南往南看，滚滚的沂河水一眼望不到边际，浑水卷着冲刷物，河边的钻天杨只露着半截，村民们心提到了嗓子眼。

有惊无险，苗家庄从未大淹过。

有一年夏天滂沱大雨下个不停，奶奶住的西屋禁不住雨水浸泡，倒塌了南山墙，大半个屋暴露在露天里。

幸好奶奶睡北间，雨水直往屋里灌，我和姐姐就一瓢一瓢往外舀，一盆一盆往外端。

我和姐姐赤脚挽裤浑身弄得像落汤鸡，外头不下了，屋里还滴答。

几年积攒的麦秸草，又请人打墙，墙刚打好又塌了，不得不费二遍工夫，费劲巴拉地把房子修缮好。

当时请人干活只管饭不拿工钱，饭也并非大鱼大肉，一般比家常饭好一点就行，那是村情。

奶奶常操心房子，再一年的努力把北山墙用石灰、沙土，掺一些麦糠，按比例和成泥墁一层，保护着土墙。

哥哥走之前，奶奶、母亲真是好不容易熬到了哥哥说亲的年龄，心里有了甜蜜，脸上绽出了笑容。

因为哥哥长得高大帅气，皮肤白皙，很有男子汉气魄，走起路来砸地有声，不乏东邻西舍的来说媳妇。

过了彩礼，选好了娶亲的日子，我和姐姐扳着指头数着盼着新嫂嫂过门，听说女方非常重视，还做了满堂鞋，我和姐姐多么盼望新嫂嫂及新嫂嫂那双鞋。

可村里干部非动员我哥哥脱产不可，说我哥哥有出息，难得的优秀人才，上级看准了的，有培养前途，是株“好苗子”。

还许诺许多优惠条件：家里代耕、代种，庄稼代收割等等。

<<解放的日子>>

我奶奶和母亲是明事理的人，搁不住村干部轮流坐庄动员，再也不好意思拒绝，可不光家里惟一的男劳力又走了，那么过门的新嫂嫂也成了别人家的了。

那20世纪四五十年代脱产的人也很艰难，父亲很少寄钱来家，直到1962年腊月我奶奶去世后，才把手表卖了几十元寄来家。

哥哥算是最疼奶奶的了，曾给奶奶买了羊皮袄，洁白的羊毛一卷卷像短烫发，柔软而暖和，还有一床大红毛毡毯，奶奶珍惜得像宝贝似的，用手摸摸，往脸上贴贴，往身上穿穿。

后来那床大红毛毡毯传给了我，伴我寒窗十几年，后又传给重外甥。

那件羊皮袄传给了母亲又传给了姐姐，都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。

我奶奶去世前曾牵挂地说：“三根肠子八下里牵。

”挂念独根儿子多年不在眼前，挂念惟一的孙子远离家乡，挂念我在外地上学，挂念出了嫁后的姐姐生活艰难。

夕阳中的奶奶在望眼欲穿，70多岁的她再也抵抗不过病魔的缠身，在自然灾害严重的1962年，在恐惧寂寞中永远闭上她那疲惫昏花的眼睛。

我和母亲在痛不欲生中把奶奶葬到黄土底下。

哥哥来家，顶替父亲为奶奶使劲摔碎了“牢盆”，随着碎盆声，哭声一片。

奶奶和命运拼搏了一辈子，奶奶虽不识字，可聪明过人的奶奶懂得很多道理。

自己再苦再累没拖儿子的后腿，也没拖孙子的后腿，尽管一万个舍不得。

记得每年无偿交纳公粮时，奶奶总是拿最好的大豆小麦，总是簸得干干净净的。

我家曾多次住过自己的部队，奶奶总是让出堂屋给部队住，腾出堂屋存放军需品。

我还清楚地记得满屋子的军衣和粗毛线军袜。

我奶奶和母亲做过军鞋，缝过军衣，我奶奶也是名副其实的军人的母亲。

我奶奶一生勤劳肯帮助别人，奶奶会剪裁衣服，她帮助本村及娘家不知载过多少大人小孩的衣服，有的人不会缝，她总是帮着指导着人家缝。

奶奶还会点小医术，有人磕着碰着，划破口子出血，都让奶奶包扎。

她拿一二分米见方的烧纸叠成四层，在僻静的阳光下念叨几遍，说也奇怪，经她包扎的伤口从未复发过。

奶奶赢得了人们的好口碑，奶奶的一生是燃烧的。

第三章 父亲的第一个春天里 我父亲苗得雨在他的散文《在第一个春天里》，写了他作为一名解放区的“孩子诗人”，第一次离开家门走向外面世界的激情——1949年的春天，我刚满17岁的时候，第一次见了那么多世面。

第一次坐汽车，第一次乘火车，第一次到了省城济南，第一次进了京城北平，第一次见到了领袖毛主席。

这么多第一次，留在难忘的全国解放的第一个春天里。

那年3月，我从家乡沂南起身，去北平参加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

我以前从未出过家门50里，这一下子驾云似的飞向千里之外。

沂南县的代表，有地委青年干部李兴法，业余歌手李桂棠等。

从县委驻地南寨到临沂的百里路程，李桂棠不停地给大家唱歌。

1945年，县里组织农村剧团去前线慰问，我们差点去了临沂。

那久听老人们说起的沂州府，这一次见到了。

临沂东临沂河，就是我们家乡村边那条河，经过120多里的路程流到了这里。

看到沂河那一刹我在想，若在家乡的河面放上个什么物件，说不定隔一天就会在这里的水面上捞到。

抗战胜利，这里一度是我党山东首府。

国民党占领后，由此开始进攻山东腹地沂蒙山区。

我们放弃临沂是为了张网捕到大鱼，不久我们就消灭了李仙洲的5万人马和张灵甫的74师。

此时，这山东的“南部大城市”已处处欢声笑语。

我们在区党委招待所住下，我顾不上休息，就从东街跑到西街，从城北转到城南，四处看景。

晚上，我们看了鲁中南军区前卫文工团演出的歌剧《刘胡兰》。

<<解放的日子>>

看台下有部队和地方机关各单位的干部。

报社的同志正坐在我们后面。

我向他们打听我那些多年通信却未曾见过面的老师，有的在驻地城北大曲沂没能来，有的上前线去了，帮助我最多的牛玉华同志去北京开全国第一次妇代会了。

<<解放的日子>>

编辑推荐

《解放的日子》 波澜壮阔的中国农民的翻身史与革命史，惊世骇俗的中国女性的自由史与解放史。

<<解放的日子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